

从四川“飞”来衡水的孝顺儿子——记滨湖新区侯店村村民李维洪

在滨湖新区彭杜乡侯店村，有一个从四川“飞”来的孝顺儿子——李维洪，30多年来，他义务赡养孤身老人李书勤，并为其养老送终。他还坚持为村里人义务服务，无怨无悔。他见难相助，助人为乐，服务社会……是乡亲们眼里公认的好人。

26年如一日孝顺孤身老人

李维洪，1963年生于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桐坪镇群英村，原名李永红，来到衡水侯店村后，因与一位老人结缘，改名为李维洪。

李维洪的老家在山区，全家11口人，他在9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五，上边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下面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生活条件特别困难，父母五六十岁相继去世。1979年，为了养家糊口，刚刚16岁的他就离开老家，外出打工。他将父亲在世时说的活牢牢记在心底，并默默践行——“不管走到哪里，不坑人，不害人，做好事，做好人！”1986年，23岁的他辗转来到了衡水吴杜村砖厂打工。

侯店村和吴杜村紧挨着，工友中有侯店村的，闲暇时他就跟着工友一起到村里玩，渐渐认识了村里的一些人，其中就有李书勤老人，言谈中俩人很是投缘。当时的李书勤，由于家里穷，50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孤身一人，住着两间破房。一次，李维洪来家里找他玩，一番交谈后，李书勤喃喃说出了憋在心的话：“你说我这把年纪了，就一个人，老了走不动了，可怎么办呢？”看着老人一脸愁云，李维洪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思索了几个晚上，经过和老家兄弟姐妹商量后，很快搬进了侯店村，闲暇时就去看望、陪伴李书勤。1989年初，李维洪在工余时间去看望李书勤，发现他生病了，身边连个端茶送水的人都没有，很是心疼，马上为他请来医生，又烧水、做饭、喂药，比亲儿子照顾得还细致，李书勤深受感动，嘱咐他以后多来家里。父亲“做好事，做好人”的嘱托又一次在李维洪耳旁响起，经过深入交谈，他决定担负起照顾这位孤苦老人的重任。通过一位工友介绍，两人达成共识，李维洪为李书勤养老送终，按照辈分改名，从此俩人以父子相称。

李维洪的媳妇闻讯，带着身孕从四川赶来，并于1991年生下一个女孩，取名李建霞。从此，一家四口相依相伴，李书

勤清冷的屋子里也终于有了家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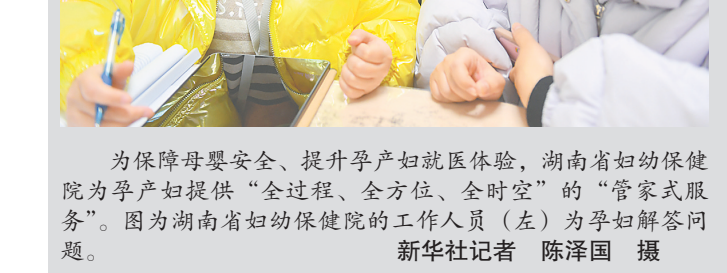
李维洪平日里在外面打工，回来照顾李书勤的生活，并给他零花钱。提及这事，李维洪笑说：“一般就是每月给他几十块、上百块的，可老人很知足。”那时候，侯店村村民每人一亩多农田，李维洪全家分到了将近8亩，每年种小麦、玉米，农闲他就外出打工，小日子虽不是多么富足，却也有滋有味、安定幸福。

可生活总不是那么遂人心愿。1998年，李维洪到山东做买卖，赔了10多万元。媳妇接受不了，一气之下抛下年幼的女儿回了四川，后来又改了嫁。好在当时李书勤身体状况还不错，在家帮忙照顾孙女、接送上下学。李维洪回到村里种地，农闲时就在附近打工，日子也还过得去。

但是，家里没了女人，生活没人打理，日子一久，祖孙仨的生活成了一团乱麻。加之李书勤年事渐高，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不值当的事儿也冲李维洪发火，有时破口大骂，有时还拳脚相加，但李维洪从不抱怨，而是更加细心地照顾他。2005年春节，李维洪的表弟来他家过年，这下又惹得老人不高兴，把李维洪骂了一顿，还撵他走，李维洪依旧默默承受。他说：“老人骂我我就听着，不急不恼，他打我我也不还手，有时候气得我偷偷笑。但这事又不好跟别人说，只好自己忍着。毕竟他是老人，啥事都得顺着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农村一片欣欣向荣，家家户户忙着盖新房。可李维洪和李书勤住的还是1967年盖的简易房，时间久了，一下雨屋顶就漏水，下大雨时还得从屋里往外淘水。爷儿俩何尝不愿住新房呢？可是手里没有多余的钱，拿什么来盖！看着老人渴望的目光，李维洪拼了命地在外打工挣钱。2012年，他终于用自己的血汗钱，盖起了3间半大瓦房，还圈起了一个院，建房过程中，防水自己做、门窗自己做，前后花了11万多元。搬进亮堂堂的新家，老人扬眉吐气，高兴极了，逢人就说：“俺这个‘飞’来的儿子盖上了新房，就是搭上了永久的窝，以后也不会‘飞’走了！”

2014年，83岁的李书勤患病住进了医院，被诊断为下呼吸道感染，加之心脏也不好，瘫痪在床六七个月。李维洪一直



为保障母婴安全、提升孕产妇就医体验，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为孕产妇提供“全过程、全方位、全时空”的“管家式服务”。图为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工作人员（左）为孕产妇解答问题。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交友”变“交钱” 这些“脱单”App暗藏陷阱

“要线下见面，先得刷个价值1万元的‘一生一世’”……记者调查发现，部分自称“快速脱单”“互助脱单”App通过平台规则“下套”，让交友过程异化为步步“交钱”，不少用户成为被“收割”对象，引发了大量涉嫌“诱导消费”“情感欺诈”的纠纷。

“花10多万元没脱单，结果面都没见到”

记者发现，多个运营模式类似的“脱单”App在应用商店上下载量巨大，有的下载量突破1亿次。然而，该类App在黑猫投诉等投诉平台上遭到大量网友投诉，有的多达1600多起，涉及“虚假宣传”“诱导大量充值”“情感欺诈”等。

——博眼球，恶俗广告横行。记者发现，该类App大肆在短视频平台上推广，演员扮作交友成功的用户“现身说法”，且语言恶俗、表演夸张。

——想交友，步步要充值。“为了找对象，我在平台上花了10多万元，还网贷了3万多元，结果面都没见到。”来自江西农村50岁的刘先生因为丧偶，下载了名为“来遇”的App，希望找个伴偶，结果人财两空。

记者在该类App中发现，男用户视频通话单方话费可高达每分钟数十元，语音通话话费可高达每分钟数元。男用户最高可一键发送价值数百万元的礼物给女用户。

——要“奔现”？屏蔽联系方式。来自浙江的蒋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他趣”“来遇”等App上，希望和女用户交换微信号、手机号，但无论输入字母还是数字，或通过语音告知，平台都会将相关内容屏蔽或中断通话。

经济控制的“隐性家暴”不该被忽视

近日，陕西西安的李女士在网上发布视频，称其丈夫多次对她殴打，并提到作为全职太太的她向丈夫要500元生活费也要打欠条。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愤慨，有法律界人士建议将经济控制行为纳入反家庭暴力法，这值得倾听。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因此，当一方以生活费为“武器”控制对方经济，夫妻之间的平等关系已经失衡。

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女主人梅湘南被有家暴倾向的丈夫安嘉和限制了人身自由，当看管她的吴妈推着梅湘南外出时，梅湘南想买个杯子，吴妈却说安医生不让你随便买东西。最终，吴妈向安嘉和请示后才得以购买，还是吴妈付的钱。

都说艺术源于生活，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案例也不少，“因每花一分钱要向丈夫请示全职太太愤而离婚”之类的新闻，时常进入公众视野。但是，有律师表示，虽然许多家暴案件都伴有经济控制行为，但单独以经济控制为理由获得司法保护的并不多。

一方面在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目前反家庭暴力法将家



社区老年食堂守护幸福晚年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泉街道老年食堂的银龄送餐志愿者们给市陌二社区的高龄老人上门配送午餐。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泉街道积极推进社区老年食堂服务全覆盖，以街道22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为依托，为病残、孤寡、独居老年人提供质优价廉、卫生安全、营养可口的饭菜配送餐服务，守护“舌尖上的幸福晚年”。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女性上得职场 男性也要“下得厨房”

近日，针对公众关心的妇女、生育、养老等社会热点问题，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者陆杰华教授。其间，在谈及女性所面临的社会困境时，陆杰华指出：“在推进性别平等的过程中，我们鼓励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公共领域，参与社会就业，去和男性获得同等平等待遇，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很少鼓励男性参与家庭事务，由此一来，造成了更多的不平等。”陆杰华的这番发言，颇具洞见地指出了家庭事务中，男女两性“被遮蔽的领域”对性别平等事业的重要性，以及男女两性在家庭事务中的不均等地位，值得社会思考与讨论。

男女平等参与社会就业，是性别平权的重要一环。基于历史、社会层面的多重原因，多数国家的妇女都曾普遍处于“家庭主妇”或是“待字闺中”的状态，曾经的中国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数亿城乡女性顺着社会变革的浪潮，进入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公共领域，站上了各行各业的核心岗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想

初步照进了现实。然而，中国女性虽然普遍参与工作，阻碍女性在职场发展晋升的“玻璃天花板”仍存在于不少行业，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家庭关系中，“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等传统积习，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甚广。

当女性告别“主妇”身份走向职场，和男性同场竞技时，双方看似实现了机会平等，其实却并未真的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家庭事务中，男女两性“负重”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双方在职场中的发展空间。

在许多家庭里，妻子和丈夫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忙，但在带孩子、照顾老人、洗衣做饭等事务中，妻子却不得不承担更多责任，以履行自己的“家庭义务”。一名女性如果过度关注职场事务，对家务有所怠慢，很容易被人指为“不顾家”“不负责任”。相比之下，男性显然极少受到这样的审视与指责，甚至反而会因为爱做家务，被人讥讽为“小男人”“怕老婆”“家庭妇男”。这种社会

氛围，使得女性在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就业时，很难拿出和男性同等的个人精力。而在家庭内部，家务压力过度集中于一方，也是导致夫妻关系失衡的潜在矛盾源。

2021年，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发布主要数据情况。调查显示：0—17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接送主要由母亲承担的家庭，分别占到76.1%、67.5%和63.6%；女性照料家庭成员和做饭、清洁、日常采购等家务劳动时间为154分钟，约为男性的2倍。与此同时，女性在休息日的平均休闲时间（240分钟）也显著短于男性（297分钟）。每个人的时间与精力都是有限的，在这里投入的多了，在那里投入的就要少，因此，如果我们想在公共领域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就必须把这一目标扩展到家庭领域，促进男性参与家庭事务、更多承担家务劳动责任。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指出：当代社会男性从事生产劳动、女性负责家务劳动的

有限的付出。期待无限。雄厚的实力。价值永恒。

《衡水晚报》 微信息 订版热线 13503189058